劉氏鴻書

第二卷

天文部二

星

卷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天文部二

星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出故謂啓明以其後日入故謂長庚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詩　天文有六穀星主稼穡生耗之運如六星齊耀則六穀登一星亡則一穀不登玉曆

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漢相國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

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寳海經

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丹陽集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 漢書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内亂饑木與水合爲變謀更事木與火合爲饑爲旱木與金合爲白衣會火與水合爲焠

漢兵撃事大敗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舉事用兵火

與土合爲憂生孽卿火與木合饑戰敗也凡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漢志云五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鬬二星相近七寸以內必有禍也星經

布度定紀分州繫相華岐以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嶇鳥鼠梁荆屬開

星外方熊耳以至四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兗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文春秋曜鈎

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鴈軍甲之精華也天文志

掃星也其星出主華故鼎新之象其掃長則應遲其掃短則應速有掃長者竟天短者數丈關乎盛衰之大變其國大凶夏桀時見而亡國又夏桀時五星皆隕商湯伐而滅之又商紂時星累晝現武王伐而滅之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覇

主逐其戮力來設齊地觀象賦

客星有三一曰老子古之有德不仕老壽之人二曰國星不知何國人三曰溫星古溫姓者操行不仕玄象志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

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搖動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於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文獻通考

鄭岳蒙泉正曰星官之書有曰三垣有曰七政有曰二十八宿有曰衆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太微者

朝廷之位也紫微者宫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天子之出以廵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廵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不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黄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禀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民人以

承天子者也紫微帝可謂尊矣其勾陳中一點又曰天皇大帝夫一宮豈容二帝蓋紫微用事之帝天皇帝主宰之帝作星野者其知道乎予謂天皇大帝即所謂太上皇者是然紫微垣北極謂之天樞所謂紫微帝矣而垣際又有天樞丹元子步天歌曰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為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何也嘗思古者天子有內朝外朝意者紫微垣際為內朝太微垣為外朝歟故曰璇曰璣曰權曰衡曰開陽曰搖光命名厥有深意而側有相有三公在焉此理之可推而知者也然紫微帝朝夕在矣故曰

帝而又有五帝內座者何徐而察之五帝座在天皇大帝之側豈亦以時朝見上皇而侍坐歟此又理之可推而知者也星野精矣新知錄

堪輿書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疏云十二分野葢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國屬焉吳越同年度受封故同星紀之次天文攷

周文王時五星聚房漢高祖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

從塡以□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宋顯德中竇儼曰丁卯歲五星聚奎天下自此太平矣乾德五年丁卯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魯分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景德中五星聚東井慶雲見○漢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而光武復興於洛晉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而元皇復興於揚土 玉海

秦倂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淸衛承莊逃入衙城水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玉淸有子名子休玉淸謫於北斗下常舂其子配與河伯行雨子休每至水仙洞耻其母淫奔

之所輒回亂不經故此地常少雨 太平御覽

漢武帝微行造主人家留宿夜與主婢臥婢壻操刃數入戸又有書生寄宿善天文見客星掩帝座驚呼咄咄其人因不得肆凶帝異而問乃悟令主人召羽林擒奴問款伏誅之厚賜書生 幽明録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歳顔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年三歳天下祕讖一覽闇誦于口常指撝天下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

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郎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傷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郤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

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巳三洗髓五伐毛矣洞冥記

後漢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李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臨益州分野故知耳太平御覽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豫章列士傳

晉袁眞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旣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甕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甕中驚喜共視忽如二寸火珠沉於水底烱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飮之旣而若有感焉俄而懷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秘冊彙函

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名聞不及戴逵時月犯少微人云處士星也皆爲逵憂俄而敷死人嘲逵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陽秋

原郭翰少有清標乗月臥庭中見空中有人冉冉而下乃一少女明艷絶代曰吾織女也上帝賜命游人間願乞神契乃升堂共枕欲曉辭去後夜復來翰戲之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數日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曰天上乃比人間問曰卿來何遲曰人中五日彼一夕爾忽一夜悽惻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而去黒莊冗録

五胡僞漢主劉聰時有星隕於平陽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劉聰惡之問陳元達元達以爲七國之徵

其後聰子二十一人天火同日燒死聰卒靳準作亂劉氏男女無分少長皆斬東市發聰父子塚斬聰焚其廟跡劉聰父子爲五胡亂華之首天之報施可畏夫十六國春秋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鷺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詩已降可於豆壠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扪之麟篆熱聲振扶桑享天福夜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文覽

唐韋見素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者胡也天道譴見所應在人祿山出將死矣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曰賊何等死答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申金木之妃也火木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逸史

唐玄宗與楊貴妃避暑驪山宮七日牛女相見之夕夜半妃獨侍上上凭肩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故長恨

詞曰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長恨傳

唐建中初朱泚反陷京師德宗走奉天神策節度使李晟討之軍渭橋熒惑守歲占爲軍憂已而徙舍實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晟聞五星之贏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嘉話録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

人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柰之何暨明失所在 廣異記

董表儀家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興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訖亦無禍 博載

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有七十二口死亡畧盡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忽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蒯便藏之惟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蒯公 廣異記

寧州有

人亦掘得太歲大如方狀類赤囷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畧盡○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塡其坑肉隨塡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 酉陽雜俎

五代時蜀杜光庭黃巢之亂從幸興元涂次西縣遇陳休復有道術與光庭憩於路左軍中以柱杖掘地得酒一壺酌之不竭光庭因問車駕何日當還答曰三年後

龍星動即歸矣果如其言　九國志

袁郭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　外史檮杌

宋徽宗寶籙宮醮筵嘗親臨之一日啓醮道士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故也上嘆訝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　蘇長公外紀

我太祖兵克通州時元順帝宴羣臣於萬壽山太史謂

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卽日北遁至應昌以痢疾崩于西江寺欲葬無棺因折梁得棺上書庚申皇帝之棺遂葬焉初錢塘有道士作九九乾坤已定之詞末句曰死在西江月下果應其兆 名山藏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旣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震澤長語

萬曆丁丑十月朔異星見西南歷箕尾而進光芒長亘天狀若練氣成白虹聳穀洶洶先四日江陵張師相居

正聞文訃翰林當有治喪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皆其所校士往治裝二公者文章行誼雅重於時內閣馮保挾冲主權重柄於宮闈江陵固交甲事之共計新鄭元相高拱去壹意擅威福專賄賂以諸子爲馮之義兒因占制科鼎甲而自居太師稱政府刑名剟覈其間羽翼耳目么麽牛馬藉氣力而齮齕人者萃多卿省兩衙門人其幸昵之奴游守禮者橫倨甚睢盱縉紳間具以楚濵呼之先是御史劉臺按遼時上疏發江陵之奸語切直首犯其鋒逮赴詔獄編伍去而疏中實先言其奪情戀位遺親云其聞訃之夜漏巳下二鼓而昧爽時

特旨即從中出留之内豎將司禮之命絡繹至附耳躡
踵而江陵時作孳曲狀受意指于二輔臣引奪情例以
聞天語慰勉損貶殊至蓋曠古異典衹在聞訃之一二
頃謂非客畫夙搆者耶廼初辭疏中云守制是常禮小
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又一二日即平
章幾務于苫塊中辭疏僅至再忽自請留京守制以次
馳驛回籍營喪事時編修吳中行遂稱疾杜門而檢討
趙用賢則與沈修撰懋學時時過學士王公錫爵所慷
慨欷嘘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
官望顧承旨聯名乞留疏既上而位九列者復四方𢇁

其長爲倡以效之士大夫咸垂口結舌噤不敢出一語翰林二公觸目激衷各有伏闕上書之思而各不相謀問也草數具謂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足以明大倫伸正義足矣至十六日檢討過編修所抵掌談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王學士痛憤語次述沈修撰貽書李司徒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李蓋爲江陵周親所雅善者李吝書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惟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達此耳又次日沈修撰私相語曰臺省有疏則臺省

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與編修遂出袖中草示檢討讀之扼腕拊膺芒芒然策馬歸亟草疏矣是日編修叩關王廟曰欲有敷陳諸無顧惜第吾有母老矣猶得餘生返故園乎若奪官貶秩甘如飴也沈修撰從檢討所聞之亟過編修爲覓寫本者沈復謀之王學士學士又亟過編修學士曰三綱淪九法斁舉國若狂矣士氣摧沮世道陵夷至此哉索疏草讀曰此所謂笑嘻之怒甚于嫚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爲也編修領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辦此矣學士淚潛潸承睫而別十八日編修書首上即過江陵所投揭帖

揭帖入久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編修曰業已上傳語曰既上復何言回家候旨耳編修曰這本替老爺陳乞恐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但作揶揄狀編修復過王學士馬宗伯各投以揭帖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學士業已聞第曰我爲籌之恐不止於無官當有罪矣宗伯歸薄暮亟索燈讀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愧我與典禮之宗不忍躡蹻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陳左都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宜乞留宗伯亟倡之疏上慎勿遺我名時左都春秋高病甚請休沐已久宗伯書刺尾云嗟乎此老之病必不起

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硜硜著聲今若此古稱蓋棺論定信哉因顧編修曰我之情見乎辭矣十九日趙檢討之疏上二十日編修偕檢討同赴闕俟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消息幾微掖庭掃除輩有縮頭吐舌者時以星變火灾建醮停刑又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也師相之怒甚盛招劉榜眼珹入幕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爲伊周何乃做一個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峯有甚好處要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昔又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語移悖黷而劉榜眼者因承命過編修條詰之謂若好名

不宜以座主爲餌編修應曰不獨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戮足以鉗儡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晝者榜眼復之江陵所返命而怒愈甚王學士會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於江陵江陵拒不接而王學士獨徑造于喪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務宥江陵云疏留中我不得預聞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忽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學士大駭異遂趨出乃知事不可回矣學士遇劉榜眼于

門厲色峻語曰若與吳趙二君素有隙當此危急非若落石加膏時也今日之事在足下二十一日二公席藁俟於東長安朝房而秦中書柱者編修以身後事爲托者也不侵爲然諾改服挾醫周旋於二公甚力而不匿聲跡竟見坐爲黨至削籍云二公者相對竟日舉酒酌忻忻也兵沓漸巳圍宿而江陵家僕隸變衣裝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迨晡矣復聞有兩刑曹者爲員外郎艾君穆主事沈君思孝二君則共上一疏也沈主事與檢討交因過之出其疏語多訕訐編修則曰事激矣吾輩當無復生理葢語愈傷怒愈盛而罪不重恐言不止也

江陵亦彷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曹中稍涉形影亟屬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徐爵游守禮往來密勿者數十番而謀始決旨屢易屢重兩夜微傳四人者皆杖戍編修與檢討席地臥各以一兒子侍第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冊吾得死所矣是日都人集長安道者千萬雖販夫庸子願望見忠臣丰采朝房陋不能容至壞楹毀檻入矣晴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黷失光者移時而校尉數十出如捕虎捕梟就逮時以繩榜腕以鐵鎖繫兩中指指須臾黑漲不可忍前押後擁先兩翰林而兩刑曹隨之兩翰林舉酒盡一卮顧戚友輩曰吾事畢矣復

顧兒子曰吾死不懼亦不悔無宅言空囊懸罄只以十金買一棺殮我蓋稱家之無財亦明我之有罪也辭色從容笑而入毋入一門門即合正如世所云陰府地獄者兩刑部微有詐詈語謂吾輩為天倫民彝耳原不得罪名教亦不得罪朝廷旁有中貴人私相詫曰朝廷且不知也四公言廷杖時周廬環列羽林軍戈戟森嚴廷中杖如麻執杖者如林佇司禮乃出綰銅符者服虎章者趨蹌于其間大唱帶上犯人來自此稱毋一唱則千百輩一喊聲以應其震撼若天地崩裂者二翰林同受杖而二刑部繼之先唱跪下宣駕帖宣訖唱拿下倏忽

遂縛定喝打棍的喝着實打六十棍喝五棍一換喝着實打一校尉乃執棍出班立喝閣上棍乃閣棍于股上喝打乃始打至三棍則止又喝着實打至五棍則又止一校尉復執棍出班立其喝其喊應俱如前五棍時蓋六十棍凡十二人喝閣上棍喝打凡十二聲而着實打之喝則二十至此則世所稱陰府地獄恐無此光景初如泰山壓卵糜潰而不勝也又如熱油灌肌焚灼而難禁也既而體膚若非我所有者至閣三四其痛苦更追心刺骨愈多則愈不堪思以不速斃爲憾惟氣定志寧神不亂故魄不搖司禮睜目解顧杖畢報棍完喝採下

去四校尉以布袱曳之出至長安則以板闔舁之行赴戶部又赴京兆赴縣馳頓自巳至酉三十里而道路嗟吁追隨擁塞不得行檢討差强忍進粥一二箸編修贖眩去亟投藥一丸昏黑出都門始甦而息猶奄奄微也謂其時神魂遊蕩飄飄若無所棲泊耳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間正氣天地間正氣豈冥冥中果有默佑陰隲者耶二刑部則加鐐鎖且禁獄中三日始僉解發戍更辛苦也講讀趙志臯張位于慎行張一桂李長春田一儁修撰習孔教暨沈懋學俱有援抹之奏格不入而鄒進士元標則懷其疏俟於廷見四公受杖旁觀發

憤切齒頓足俟杖畢上疏編修僦寓都門外有公卿走
慰勞者邏卒飛騎一一籍記之而廠衛之命至僅二日
裹創徙去鄒公復杖于廷如二刑部矣中書策馬隨編
修三十里而瞑投宣靈廟宿焉又明日抵灣檢討僦寓
稍遠亦以是日驅之去妻子流離行李零落病次旅棲
寒燈破壁形影相吊至洛河偶遇故人嶽賈張文憲邂
逅風塵頗為周旋居三日而廠衛之迫逐猶不已也都
中且有謗帖揭之通衢云科道羣狐搖尾翰林雙鳳鳴
陽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
始全蓄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一不肖千載定須

傳而師相已襲冠裳于衰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矣又未幾衣緋懸玉與吉典矣南京六卿暨六科復群奏乞留潘尚書晟呂太常藿傳給事作冊王給事蔚張御史一鯤林御史應訓為之倡獨僉都御史張公岳疏請師相奔喪而全大節御史諸公鴻謨疏乞宥狂愚諸臣而沈修撰懋學貽書方司馬司馬時攝冢宰事計吏將有所中傷也又三貽書江陵冢子伸經權忠孝之辨長牘娓娓殊激切中所甚諱者内侍中涓稍稍傳宮闈語思中外結約必欲爾甚不得已云而江陵計畫亦勞鬚髩頓改焉二刑部暨鄒公諸就道而二翰林猶得在床

禱刻去肉數十臠大盈尺深入者餘寸竟空一股云王學士沈修撰泰中書掛冠而往至是異星滅星變志

劉氏鴻書卷二終

第三卷

天文部三

鬪霹靂　宣州雷　雷州雷

雷氏　雷車　震媢

擊賊　謝仙

雨

雨金雨稻　洗濯甲兵　雨血雨氷

雨肉雨灰　雨草雨血　羊肋寶珠

雨木雨沙　雨氷龜　雨小兒

紅雨　石雨

雪

雪花六出　臥雪　囓雪

美人虹　天使　思烟

紅尼　熊兆火

卷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天文部三

風

風者萌也養物成功也四時有八節風東北條風立春至條者王也又曰融風東方明庶風春分至明庶者迎衆也又曰滔風東南清明風立夏至清明者清芒也又曰巨風南方景風夏至至景大也又曰薰風西南涼風立秋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又曰淒風西方閶闔風秋分

至閶闔咸收藏也又曰飂風西北不周風立冬至不周者不交也又曰厲風飂音肅風北方廣莫風冬至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又曰寒風故曰修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王者順承陰陽是以條風至則出輕刑載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閶闔風至則申象刑飭囷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是謂憲天 白虎通

管輅傳云少女微風起又有少男風起按周易說卦云兌爲少女艮爲少男西方爲兌東北爲艮謂西風及東北風也管氏常自言善易者不言易忽於此處言之

風毋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出頭打殺得風還活交州志　江湖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舶艕野人相傳以爲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江經帝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也鉛槧

鄭弘嘗採薪得箭頃有人覓還之問弘何欲弘嘗患若

耶溪載薪難願旦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至今風猶然
睽車志

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
江湖紀聞

商紂時大風飄牛馬發屋折木飛揚數十里後惡盈周武王伐而滅之
秘書

我明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

死人莫能救夫風以鼓萬物其鼓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之甚也連人物飄揚之怒亦大矣昔時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爲廻風所飄又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乃隋仁壽二年事也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後二載有逆謀騷動雖不遂亦竟有亂徵馬氏日抄

雲

佛家九雲有寶蓮華雲堅固香雲無邊色樓閣雲種種色妙衣雲無邊清淨旃檀香雲妙莊嚴寶蓋雲燒香雲妙鬘雲清淨莊嚴貝雲五燈會元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絨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竟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能媪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於世下黃記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

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兊而卑者郤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甲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兊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兊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

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食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者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訛言誠然 經濟類編

魯哀公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卒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於是王卒 左傳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誠齋雜記

元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前後火光若燈燭由西方而沒 輟耕錄

我明劉基以元至正初舉春秋進士常遊西湖有五色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元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韵賦詩基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是時

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
爲諸葛孔明之流 九朝野記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
叢若相鬭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
應之又明年宸豪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入是其象也
備遺錄

雷

北齊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電震地前有
浮屠一所神武令薛孤延視之孤延乃馳馬按稍直前
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屠孤延唱殺繞浮屠走火遂滅孤

延還眉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鬭 北齊書

唐貞元四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酉陽雜俎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 國史 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屋頻爲天火所災雷民盡圖雷以祀 投荒雜録

唐柳公權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

潛於窓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嘘氣忽斗暗失其人兩目遂昏焉 酉陽雜俎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害弄正權帝命震死 龍城錄 又章惇於徽宗時貶雷州司戶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雷擊民間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 南燼錄

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後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輒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夫婦也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者也 事文類聚

雨

夏禹時雨金又三日雨稻經曰聖人在位有德者具此其治徵

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著著不交而如折將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藝文類聚

夏桀時天雨血雨木雨氷後商湯起而被放南巢竟移夏祚原始秘書　又夏紂時天雨肉雨土雨灰石未幾而

黃鉞白旗遂有授首之慘 路史

漢永光二年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鴻嘉四年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又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如錢小者如麻子 前漢

建和三年七月北地連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 後漢

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 初學記

唐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五寸許每木有孔通其中下地立如植徧十餘里 酉陽襍俎

熙寧八年五月雨黃土兼細毛元祐七年正月雨塵土紹興十一年三月涇州雨黃沙 宋史

紹興八年汴京雨下氷龜數十

里大小皆氷龜形具首足卦文韵府續編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墜於庭前約長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述異記

唐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眞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色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變血汚衣裾與紅無二致虚閣雜俎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鵞鴨卵小者如鷄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疏云爾

雪

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朱文公謂地六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巖桂四出史繩祖云土之生物其成數在五故草木皆五出而桂乃月中之木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聞薝蔔花嘗六出矣天上瑞葉開花六出春雪亦嘗五出以物類求之亦不可盡曉蘇子瞻云今桃杏花有六出者必雙仁皆能殺人失常故也雪花六出至春五出殆亦陰陽之時或有感而然　代醉編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

出至袁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孝廉 録異記

蘇武嚙雪人所知也段穎破羌晝夜食雪四十日 緯畧

文帝四年夏六月大雨雪 前漢

後唐明宗時歲嘗旱已而雪明宗詔無得掃雪曰此天賜也 五代史

晉皇甫謐高士傳曰焦光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雪至光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太平御覽

慶曆三年十二月天雄軍天降紅雪盡血雨 宋史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没巴没

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鵞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曾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識者謂譏賈相云 梼記室

霜 氷

南北朝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史

晉羊祜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涕淚霑鬚成氷 獨異志

永嘉二年十一月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劉向以爲木少陽也人將有害霧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亦謂之樹介介介兵象也 本紀

唐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氷琢成山週圍宴席間雖暑烈酒酣各有寒色甚且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天寶遺事

唐楊太眞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紅氷 開元遺事

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堅氷云山氷經千年不解故號千

年氷 杜陽雜編

宋元豐末秀州人家瓦上氷成花每瓦一枝如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夢溪筆談 又天聖中濃霜着屋狀成百花以紙摹之如畫 青州志

雹 露 霧

元封二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地節四年五月濟陰雨雹如雞子殺二十人蜚鳥皆死 前漢書

後至元中雨雹大如拳其狀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屬 元史

瑞應圖云仁瑞之澤其凝如脂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廬思道表云神漿可挹流味九尸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王海

蚩尤兄弟八十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作五霤之刑以害黎庶黃帝將兵擊之大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軍人皆迷惑九戰不勝黃帝歸於泰山三日三夜既而感天霧冥冥有一婦人下降人首鳥身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九天玄女也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秘畧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又傳陰符經

三百言帝佩服之遂滅蚩尤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壓邪魅名蚩尤旗 古今注

終綱目書黃霧四塞二皆爲漢末王氏也五侯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霧惡氣也王氏蓋以是始終焉 綱目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我飲酒病者飽死者空腹 博物志

虹霓　烟火

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絳故俗呼美人虹 異苑

韋臯鎮蜀嘗與客宴郡西亭暴風雨俄傾而霽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吸其飲食且盡五色似霞首似驢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客懼罷宴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止吾宴怪之甚矣客曰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則爲戾降于正則爲祥公正人也敢以祥賀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成都記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鵶繞烟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烟太平御覽

賁犹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犹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

已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傳粉冶容艷佚如倡人之婦其内服殷紅下飾亦紅卒詰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撾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寃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嘆曰此不免小有灾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千百家捄之得止

芝田録

明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焉

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叅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避盜亦宜愼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内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旣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孟春曰予不曉占書宋人紹興巳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愼火果延燒官民舍是年之語葢憶此事而云耳不意竟驗續文獻通考

劉氏鴻書卷三終